



热门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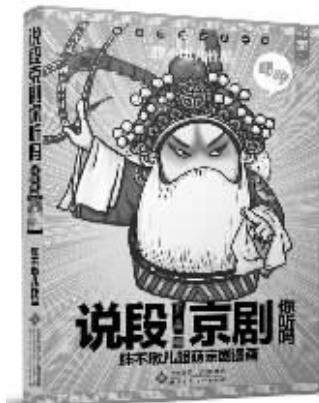
《说段京剧你听吗:胖不墩儿超萌京剧漫画》

胖不墩儿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嘛呢?”“看京剧。”“啥戏?”“俩腹黑老头欺负一个小寡妇,没溜儿皇帝调戏小萝莉,叱咤风云老大王晚上回家跪搓板……”“您等会儿……京剧里有这个?”“可不!《说段京剧你听吗——胖不墩儿超萌京剧漫画》瞧好吧您呐!”

这是一本会“演戏”的书,人物鲜活,惟妙惟肖;这是一本会“说话”的书,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这本书用年轻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人生百态、离合悲欢。在这样一本书里,生旦净丑、争相亮相,一齐上阵给你说一段“活色生香”的京剧——你听么?



▼精彩篇章

《大探二(龙凤阁)》精彩片段



■ 你问胖不墩儿答

问 创作时会听戏或者听音乐找感觉吗?还是专心创作?

胖不墩儿:画带情节的漫画时,是什么都不听的,因为会影响思路。画单张人物时会听评书、相声、京剧或者大鼓,音乐基本上不听,尤其是歌,我不喜欢歌。

问 给戏曲形象画Q版,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胖不墩儿:首先京剧的舞台形象都是相对固定的,我不能随便乱改,而且京剧人物的行头太复杂啦!旦角的头面(首饰)都是造型非常精美精巧的,这些地方都得细致画,还有服装,都有很多刺绣花纹,这些画起来都需要用很多时间。尤其是在涉及脸谱的时候,研究的时间就更多了,通常都是向画脸谱的行家请教。除了这些,戏曲人物还要看神韵,这个人物要符合他的性格,不能画个王宝钏脸上一副阎婆惜的表情。

问 在漫画创作中,怎样融入自己的理解?作者有没有参与其中?

胖不墩儿:秋胡离家20年,连一封信都没有来过。家里母亲和妻子过的日子很苦。20年后秋胡回家,在半路上遇上妻子,在确定这人是自己的媳妇之后,没有先去关心这些年她过得如何,先想的是这20年她给没给他戴绿帽子,你说这人是不是欠抽?在画这段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有人揍他一顿出出气。这个人只能是我了,于是在画的中间我就插了几幅我自己的形象和秋胡打架的场景,秋胡一把鼻涕一把泪被打得很惨。



新书  
抢鲜看

《徒步穿越中国》

英·丁乐梅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陈易之译



【内容简介】

埃德温·约翰·丁格尔,中文名“丁乐梅”,1881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自幼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抱有很大兴趣。1909年3月,为了实现“从中国内部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夙愿,作者登上邮轮,从新加坡经法属西贡抵达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然后乘长江上的独特交通工具五板船来到汉口、宜昌等工业重地,接下来进入偏远省份云南。他坚持不骑马、不坐轿,与雇来的几位中国苦力一道,徒步深入了滇省内许多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地带,直到1910年2月才离开中国。在这一年当中他不停翻山越岭,居住在穷乡僻壤中条件奇差的旅店,不时还需扎起帐篷抑或借宿人家,疟疾也与他如影随形,而且由于只懂几句汉语,他长期饱受孤独的折磨。不过如书中所言,“任何自然爱好者都会在云南这片‘华西的瑞士’找到回家的感觉”,身为一名资深驴友,向往旷野、景仰高山的丁格尔反而从中收获了不少乐趣,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壮丽山川的深深眷恋。

在作者所生活的年代,既没有谷歌地图,也没有风光纪录片,其中一些观点也未必称得上是真知灼见,不过由于书稿面向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故有助于了解当时英国报界及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在华欧洲人的生存状态。

▼试读章节

五板船上的流浪生活

第二程

通过长江三峡,从宜昌到重庆

渐深的夜色,仿佛一张缓缓降落的幕布,冥顽不化地要盖住万物。

交织着蓝色与琥珀色的闪电,形态破碎、光芒耀眼,投射出青灰色的倒影。在它消隐的那个阴惨瞬间,两旁险若墙壁的陡峭山崖,忽然变得漆黑如墨,宜昌峡摇身一变,成了骇人的另一重天:这宏伟庄严的巨型山涧仿佛放大了成百上千倍,上顶天下立地,自东向西绵延无际,一层金褐色的边沿镶嵌着北面的山峦,散发的光芒恍若神迹,昭告着即将降临的新世界。不过这景象仅仅持续了一瞬便宣告终结——蓝色光焰再度将天空撕扯成了无数银色的碎片。突然,深邃而浓稠的黑暗俯冲而下,顷刻间,这固若金汤的滔天黑暗熄灭了一切光亮,掐断了视觉的电源。

紧接着,厄运般的隆隆雷声自那昏暗天堂滚滚而出,好似饥饿狮群的咆哮回荡在山谷。而我们这两个身在异乡的异客站在一张破旧的帐篷下面,周身缠绕着难以名状的恐惧和不祥的预感。宜昌峡中有些区域是全然无光的,我们正被死死钉在迅速前往那里的路上——该路段足足有十六英里长,直通向世界第四大河流中那举世闻名的三峡:诸峡自群山万壑中劈出航路,陡峭绝壁在奇石密布的两岸上拔地而起,将长江下游为我留下的单调印象一扫而空。

我们欢欣鼓舞地逆流向上,耳边拂过清新的微风,不过它其实是风暴的前兆。小船变成了适于在长江航行的吃水深度,而当纤夫那野蛮人式的吼叫逐渐偃旗息鼓之时,上天却出乎意料地听从了他们的呼唤,以更加躁动的喧嚣应答一切——气势汹汹的远方响雷。音调高低不一的雷声自四面八方包抄而来,穿过黑沉沉的峡谷,隆隆巨响终于惊起了两名在五板船上埋首琐事的旅客,当汹涌的河流争先恐后地将这水上天堂抛在身后时,我们看到阳光在水中的投影变成了越来越深的青黑色,仿佛正在被一团墨迹侵蚀。

这恐怖的氛围似乎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缔造的,那力量亦令我们陷入了不由自主的沉默。当逐渐习惯了这遮天蔽日的惨黄后,小岛在我们眼中呈现出鬼魅般的样子。随后又一波震耳雷声紧跟着倾盆大雨来袭了,我们仿佛颠簸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眯起眼睛盯住峡谷的幻影,眼睁睁地看着它被狂暴的闪电劈成了两半。这飞龙舞凤般的天堂电光,在可怖与妩媚间频繁更迭,挑逗原本平静的水面,随心所欲地一闪而过,为万物照出一副不可名状的新颜。我们在后甲板上跨着一根横木坐了好几个小时,屏住呼吸、闷声不语地看着这奇伟的景象出神。我们吃过一小碗米饭和咖喱后就开始看,天黑下来很久后继续看,在怒电嗔雷已经甩开我们后仍在看,哪怕滚滚雷声已经奔向了远方后我们依旧回味着它那犹若肃穆风琴交响曲的低沉音符。

雨势随即配合地弱了,在宁静河流上翩翩起舞。读者,有那么一阵子,美景真是非凡!不过这雨却让一切成了空谈。雨景原本是极好的。可在这劳力费神的漫长夜观中,我的床湿透了,舒适的睡衣换成了冷冰冰的巴宝莉雨衣,脸上罩着一把价值十二分钱的雨伞,甚至连咖喱米饭也被不断下流的雨水泡成了粥,席子下面的东西变得又冷又潮,透过小孔给我造成不小的刺激——这就是我曾憧憬过的五板船流浪生活。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西陵峡,它之于中国就像尼加拉大瀑布之于北美。西陵峡的特色绝不是风平浪静,尽管风平浪静时的它也是天下一绝。

作为一个从旅途伊始直到结束都在宿水餐风、肩舆为粥的人,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脾气不坏而且身体健康,那么大自然会向你敞开心扉;经由那些偏僻小径,你还可以走进她那隐蔽的魅力与未经雕琢的原初壮美。莫要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奢侈的——乘坐长江上游的住家船当然没什么奢侈的。实际上,若是没了这雄奇壮阔的景色,这段旅程也就不堪回首了。

